



迪庆州文史资料选辑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迪庆藏族自治州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

主 编 彭建全
责任编辑 王德康
本辑审稿 尼 玛
江学发
冯如璋

IASIB8

七林旺丹 傅英才 向·初称江楚
朱以约 彭建全 白崇高
陈 覃 恩 王德康

风雨同舟荣辱与共
团结奋进建设未来

格桑顿珠

一九九三年首月

州长格桑顿珠题词

肝胆相照 榮辱與共
增強團結 興國為本

尼瑪題

一九九三年六月

州政协主席尼瑪題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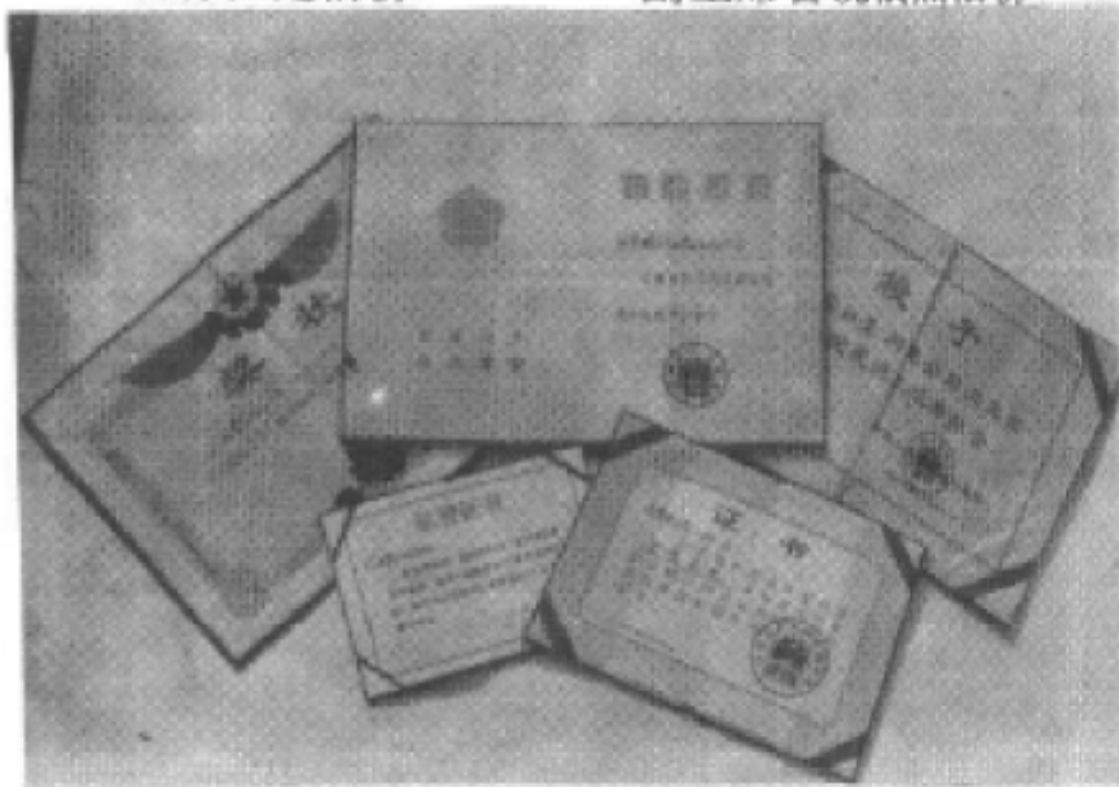
何香凝副委员长赠给马铸材先生的书画



迪庆州政协副主席向
• 初称江楚活佛



四川省甘孜州政协
副主席喜饶俄热活佛



向 • 初称江楚活佛所获得的荣誉证书

前 言

我州政协文史资料第五辑(专辑)的编辑工作,在州委、州政府的重视支持以及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的密切配合下,经过州政协文史委的努力,现已编印完毕,与读者见面。

本专辑是根据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来的“文史资料要向专辑资料发展”的精神,结合我州的实际和民族特点进行编写的。专辑主要以我州民族上层及宗教界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生息与共,共同致力于边疆民族地区的解放和家乡的繁荣、富强、团结为主题,通过作者的亲闻、亲见和亲历的生动事实,反映了解放前夕迪庆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迪庆各族人民在水深火热中艰苦生活的状况。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在迪庆各个历史阶段贯彻执行的情况。本专辑中所反映的一些历史事件,尽管作者的身世、经历乃至政治观点都曾有所不同,他们所走的道路也各有异,但都经历了寻求真理的复杂历程,最终殊途同归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中国的建立,祖国的和平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对此,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本专辑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虽因为未能完全辑录所要辑录的内容而遗憾,但读者可以从这个小小的窗口里,看到迪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实为研究我州革命史和民族史、总结统一战线工作在我州发展的一份可靠的史料。同时,也为我州进行州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and 统一战线教育,提供了一份较好的教材。

专辑以生动具体的事实和形象的历史画面,昭示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是经得起考验的;爱国统一战线不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我们夺取胜利和发展的重要法宝。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可以克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维护和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实现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战略目标,沿着正确的航向继续前进。

彭建全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目 录

前言	彭建全
回忆解放初期在迪庆工作的片断 ...	喜饶沃热(1)
回忆我和松谋活佛相处的日子	孙致和(13)
风雨岁月跟党走	向·初称江楚(28)
回忆往事 倍感党恩	赵正雄(45)
回忆父亲马铸才	马家奎(93)
我的历史回顾	吉如松(102)
随中央代表团到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 委员会成立的经过	松国柱(132)
说服汪学鼎下山投降的经过	松银巴(146)
回忆五十年代工作生活的片断	
.....	瑟格·苏郎甲楚(154)
王嘉瑞传略	维西县政协文史委供稿(162)
附录	
汪学鼎写给廖运周师长的信	(166)
汪曲批写给廖运周师长的信	(168)
吉福写给廖运周师长、欧根专员的信	(170)
编后记	(172)

回忆解放初期在迪庆工作的片断

喜饶沃热

编者按：喜饶沃热活佛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兴隆县人，更茸寺活佛。现任四川省政协常委、佛协理事、佛学院院长；甘孜州政协副主席、佛教协会副会长。在解放初期，喜饶活佛曾为迪庆州的和平解放，作了许多积极有益的工作。一九九三年二月，喜饶活佛实现多年夙愿，旧地重游，沿当年走过的地方，从昆明经楚雄、大理、丽江等地莅临我州。为进一步了解他在解放初期对迪庆和平解放所做的贡献，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州政协邀请喜饶活佛座谈，并专门采访了他。本文是根据喜饶活佛的口述录音整理的。

我是四川省甘孜州兴隆县人，生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四年，被认定为更茸寺活佛，从此以后学藏文、学佛经，十七岁开始住寺。当时，我的经师曾要我到汉族地方走一走，去中国的五大寺转一转。于是，一九四七年，我便离开家乡，开始踏上旅途，但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堪，虽然我是个佛家子弟，也很不方便，难以通行。一九四九年夏秋之交，我和同伴赶着七匹骡子从乡城出发，去宾川鸡足山，那里是红教的圣地之一。我一直希望能在鸡足山修建一个藏式大佛塔，到宾川后，在佛教同门的支持下，

我卖掉了七匹骡子，凑钱修塔，但由于钱不够，只建了一个小的佛塔。当时，宾川、下关一带，解放军正在同国民党交火，山上山下，都很不安定。我到下关以后，解放军也已经开到大理坝子。我以前曾听说过，解放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当年红军长征路过藏区时，我曾见过红军。我心里一直在想：解放军是不是当年的红军？解放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于是，我决定暂时推迟回藏区，先看个清楚，问个明白。那年我二十七岁，年少胆大，血气方刚。有一天，我和随从来到原大理保安司令部，猜想当官的可能在里面，我们就走到门口。警卫员问我们有什么事，态度很好，讲话也客气。我说：“我想见你们的大官。”警卫员听后立即进去通报，不一会就见一个人从里面出来。我问他：“你是不是部队里最大的官？”他见我们身披袈裟，举止模样不象坏人，便请我们先进去到接待室。原来他是军政治部主任，他对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军长还没有到，你们可以在这里等几天，也可以回去后再来”。当时我心里想：一定要看看解放军的大官是什么样子，与国民党的官有什么不同，就决定到下关去等。从大理到下关，我们边走边看，用了三天的时间。到下关后没几天，解放军的车子就来接我们了。李成芳军长亲自接见了我们，李军长说：“长征时我们曾经经过康巴地区，对那里的情况还有点印象”。他说：“你

们不是康巴人吧？从穿着上看不象康巴人的装束”。我向李成芳军长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并说明想见解放军首长的原因。他说：“你们出家人慈悲为怀，普渡众生，而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了解放穷人和劳苦大众，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准备到藏区去，请你们回去以后，给广大牧民宣传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一九三六年到藏区的红军。我们的最高领袖是毛泽东、朱德”。接着还给我们讲了共产党的有关政策，特别是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要求我们回到藏区以后帮助宣传，消除群众的顾虑。第二天，又组织了五十多个军官和我们座谈。我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藏区的风俗习惯、各种禁忌以及寺庙、宗教的情况等，他们都很认真，并不断地在作记录。会上部队首长向我们宣传了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告、西南军区的布告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内容。我问这些文件布告等有没有用藏文书写的，他们说没有。我说：“在藏区，汉文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有藏文。”李军长听后，十分重视。他要求我们将这些文件、布告翻译成藏文，他还问我们有什么要求，并说可以尽量满足，我只是要求在生活上给予照顾。以后，我们就把要翻译的东西拿到下关。这时，随我一同到鸡足山的其他马帮也到了下关。我在下关不分白天黑夜地赶

译文件，用了近五天的时间才完成。译出来后，部队拿去整整印了三驮。

当时，四川、云南的解放军准备进入昌都，昌都的都苏土司势力很大，有自己的武装。李军长要我通过各种关系到昌都去做都苏土司的工作，向他宣传党的政策。因为鸡足山的塔还未修完，我先到鸡足山安排好扫尾工作后，从宾川出发去鹤庆。我们到红岩时，国民党军队已被解放军打败，我们到鹤庆后，廖运周师长也到了鹤庆。廖师长告诉我不要去昌都了，先跟他们去丽江，然后随部队一同去中甸，做民族上层和宗教头人的工作。到丽江后，我同廖师长商量准备先去中甸了解情况，廖师长同意了我的想法。于是，我和随员等五个人从丽江赶赴中甸，沿途我们都仔细地观察有没有国民党的军队，但一直到江边都未曾见到国民党兵。我们五人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后到达中甸归化寺，在那里我们听说曾驻扎过一部分国民党兵，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胡宗南、贺国光的残部。他们被解放军打败后准备逃往藏区，我看情况不对，就离开了归化寺，准备去昌都，这是一九五〇年初的事情。我到东旺后，听说中甸县要在那里建立东旺办事处，我就决定去见见桑察阿坚。阿坚不仅是东旺的头人，而且是中甸唯一能与汪学鼎抗衡的人，他的亲戚朋友在乡城、稻城、得荣等地都有，是支不小的力量。我曾听说过他的

情况,据说他也已经知道我见过李成芳军长,正在四处打听我的消息,再说,我们又是同一个教派的。我们相见后,一见如故,我把见到李成芳军长的情况告诉了他,劝他站在共产党一边,不要听国民党政府的造谣,不要听坏人的话。我还告诉他共产党是好人,解放军是共产党的部队,他们很尊重民族头人和宗教人士。我希望他能协助建立好办事处,并把东旺的宣传工作交给了他。

我为了完成李军长交给的说服都苏土司的任务,离开东旺后去盐井。我到盐井时,那里的形势非常混乱,各种谣言蜚语四处流传。都苏土司已指派贡格喇嘛,叫他狙击解放军。我劝贡格喇嘛不要抵抗,但他不听。解放军几次派代表同他们谈判,都没有成功。他们误认为解放军肯定会沿江而上,准备在江边狙击。但他们没有料到我们的部队是从山路走的,没有经过江边,解放军到过以后他们还不知道。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战斗,土司兵全部被解放军打跑,两个土司阿吹和阿主也逃走了,解放军方面没有损失。战斗结束后,当地的老百姓、喇嘛都逃到山里去了。我就在山上找群众和喇嘛,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动员他们回家。通过说服教育,阿主土司和部份群众开始陆续下山,这时,有消息传来说巴塘的克茸派人到中甸和汪学鼎联系,准备同解放军对抗,由他提供枪枝弹药。这件事发生后,我奉

命赶回中甸做汪学鼎的工作。我从盐井到中甸的途中，听说巴塘的克茸已派人进入德钦羊拉的茂顶，他们谎称自己是解放军，要接管羊拉，叫群众把粮食交给他们。他们还带着毛主席的画像，以此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我到德钦后，又听说这些土匪在禹功三村烧了老百姓的房子，还打死了三个人，我又立即赶到禹功去做工作。那里有个白教寺庙禹功寺，我先做好喇嘛和信教群众的工作，他们都答应不听土匪的话。我还和他们一起在永着顶修建了寺庙的大殿，请来木匠，由阿布活佛帮助完成。在此期间，又听说维西的寿国寺里很混乱，我就以修寺为由，到寿国寺去做喇嘛的工作，劝他们潜心佛事，听共产党的话，不要轻信谣言。我在寿国寺住了几天后，到其宗去找督噶活佛和王浩活佛，我们都是同一个教派的。督噶活佛曾在过四川，很受蒋介石器重，他在四川建有寺庙，四川解放后返回云南。但我到其宗后他已去廖师长那里，没有见到他，这是一九五一年初的事了。

王浩活佛与小中甸的鲁茸旺堆有来往，鲁茸旺堆是汪学鼎手下的一个大队长。因为当时杨振华借汪学鼎、汪曲批等人的势力，经常在小中甸汤姆一带寻衅闹事，烧杀抢掠，造成极坏的影响。我想通过王浩做一些影响工作。在其宗与王浩会谈后，我直奔小中甸，准备去找鲁茸旺堆和汪学鼎，争取他们

出面做杨振华的工作。但我到小中甸后，汪学鼎闭门不见我，我到大中甸后，曾托人请他上来谈，但他以城里人要暗害他为由，没有来。我先后几次到汪曲批家，希望他能说服杨振华，他借口说“杨振华抢人，和我没有关系”，不愿意出面。直到后来，解放军逐步从丽江向中甸推进，汪曲批等人无力顽抗后，态度才有所改变，表示愿意在箐口或喇嘛寺同我们谈判。第一次双方在箐口谈判，廖师长亲自和汪学鼎会谈，谈判结束后，汪学鼎说：“我不好，我不是人”表示愿意投降。但汪学鼎是个反复不定、出尔反尔的人，他一面同我们谈判，一面却又暗中同巴塘等地勾结。为了阻止巴塘等地的僧俗群众和汪学鼎联系，我打算再次去康区。廖师长考虑到我的安全，劝我带部队去。但我想随部队一起走，生活上不方便，也不便到寺庙做工作。最后，征得廖师长同意，我决定请督噶活佛同去，因为他在康边地区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从中甸出发到乡城边界别任后，听说汪学鼎也跑到了东旺，这时桑察阿坚又刚好去逝，东旺面临着出乱子的危险。东旺一乱，乡城、稻城、得荣等地也会闻风而动，康区一乱，后果将不堪设想。我和督噶活佛商量后，在别任召集了一次各方人士参加的会议，乡城的知多区扎、勒龙达娃、巴塘活佛、班达昌的代表等都通知到会。这次会议开了四天，大家约定不同解放军对抗，也不帮助任何人